



宗慶州志卷十

記

宋

修唐安城碑記

華陽李人臨

崇慶州知州沈恩培輯



皇祐六年春壬正月甲午城唐安朝廷從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廣平程公之請益之旁郡皆得從廣平公之命而役焉唐安郡將駕部員外郎清源王君以書屬大臨且列其事使記其城之之謂因得道其所以唐安自唐垂拱初分晉源縣為州於斯三百七十年無城歲伐木剡而編之以為寨從權宜作限御今

1597078

之傳言曰寨內寨外者是也噫蜀地豈富饒沃衍
亡他盜耳大道之行而民不奸耶俗淳而自化者耶
政察而不敢踰者耶作牧者繼至不可以爲而不爲
之者耶何制作因循之若此古之建立州里未有不
先以城郭溝池爲固聖人之作法豈虛也哉彼苟安
者不思之甚君子則不然事必謀於其始而患必防
之於未萌幸蠻獠面內兩川久泰當無事時不可忽
於其備焉爾駕部君強幹明敏爲守土臣而盡力於
城郭乃可謂有能名者也與屬邑太常祥士舒照亮
駐藩內殿承制黎傳慶監押左侍禁石炳軍士判
司理參軍董倚更相共事躬身先風霜雨露又

之心匠善計朝夕勸視其兵民兵民四千八百人樂
且舞以趨其勸自鳩工至於訖役凡十旬有一日
城成上丈有五尺嶄然其高也下丈有三尺多然其
袤也十里環然其周也四門腹然其擁也石柱架梁
道其水也鐵插水門時其利也如是其壯大完堅而
又有所扞倉廩府庫之積營屯軍旅之戎車馬出入
之節商賈往來之征蔽焉通焉闔焉啟焉皆得以專
而司之編民藏緡百萬蓄儲萬廂安而居坐而愉會
不有所恐而有所虞於是老者幼者壯者義者疊肩
拍袂而喜且賀曰今而往吾鄉吾里吾族吾父子兄
弟相親而相保無緩急之警者賴駕部君之庇培也

臣惟吾民賴之後之守是邦者實賴之矣

蜀州重修大廳記

通判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爲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爲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農務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劔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爲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

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誠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循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爲之甚詳以致榆莢葱韭日有常數二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蔘芡養蠶織屨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爲之亦不畧按古而求蓋幽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故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抗志以蒞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於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敝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圮政閒

事隙謀以葺之遠倣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卑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有以謹其藏賓客戾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突以備燕饗凡爲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畧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爲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客有踐其境造其門外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牆立而壯門閤闢而大輿阼別而正困倉廩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羨風俗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概如此故予樂爲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他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明

存梅記

進杜朝紳

錦江之濱有杜工部祠祠後有亭亭東西有梅祠亭以工部故古今重焉梅以亭故古今遊者又爭重焉植蒔或亦遠矣清姿奇氣益溢階檻增勝乎亭者也嘉靖乙未冬玉泉邵子以工部郎守成都聲實相望

契晤後先瞻其亭隘朽欲新之惻惋梅下曰工來新其亭勿剪伐厥梅又曰新其亭基隆迺宏構詳迺規制拓迺幽邃勿剪伐實難改卜則良於是卜之乎祠之東爲亭相向鑿池其中蓋翬如洞如舊亭得以不毀而梅存矣二江顧子浣溪范子相與董其事號於遊而知之者味江杜朝紳曰邵子於是乎可謂仁矣愛物仁之施也物於何有而愛必及之感乎其外也必動乎其中也足乎其中也必流乎其外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言長人者仁也凡政切近期會者也胡取乎往且遠推愛乎往且遠者寡矣胡有於物愛其人及於物仁之事也事以舉廢則周文以飾史

則雅因舊以圖新則不費周以正典雅以賁治不費以謹度支一物存而三善具仁之術也且工部弗究於施羈旅於蜀寄物適情有如梅焉動興東閣索笑巡簷亦甚愛矣而之劍綿之渚萬歲無甯居欲草堂有梅不可得也數百年有梅邵子實存之豈惟工部後之言梅者歸邵子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於是乎又有仁聞焉抑詩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謂身有之而後似之也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謂有之似之而後用罔不適也邵子西浙人名經濟可無負於梅是故其仁存梅嘉靖歲丁酉秋七月望後浣花溪主立石於新亭之陰

按朝紳著述失傳
惟存此說故錄之

疏黑石河碑

州知楊伯高

成都府崇慶州爲平成蹟告懇碑勒石以永水利事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某日奉欽差管理軍驛屯鹽茶
水道四川布政司參議任批據本州黑石河生員謝
成德周之弼等四百餘人稱崇慶僻在西南襟帶三
江惟是黑石一河鑿自離堆昔日洪水肆害今則旱
魃爲災江漲漂沙填塞故道年復一年竟成高亢東
阡西陌盡屬荒蕪課稅一空幸楊知州到任因民告
旱沿河經畫不惜多金募彼善泅爰索丁夫荷畚負
插斲石浚潭以通溝瀆編篁積壤以綢淫波蒙風冒
雨露宿月餘堅堤厚防丈以萬計于是濁涇無五斗

之泥漣漪有百里之澗禾黍穰穰蔚然相望於埜皆
其賜也但灌民黠悍前來阻撓若非露布堅珉曷以
杜奸垂後乞要立石河口以便年來小修任聽民等
將州主楊公構祠鑄像于李公祠畔以培離堆之績
以永下民之思庶平成之功不朽利樂之自沒世不
忘等情據此蒙批仰成都府查報隨該本府署印同
知郝看得崇慶州黑石河一帶軍民田地相半近因
河水淤塞水利不通控訴批州已該楊知州仰體德
意捐俸募夫親臨疏濬不日告成軍民獲恩秋收有
望今據所呈乞要加功勒石永垂久遠似當俯從相
應呈請俟詳允日合卽行令該州刊刻碑石以勸將

來等因具由申詳本道蒙批該州殫力濬河蒸民永賴
監碑紀功准如議行繳蒙批備牌仰州卽將該州
疏河緣由鐫刻監碑以爲激勸將來等因奉此又奉
欽差兵巡川西帶管提學道參政林批同前事奉批
濬河通水此百世之利也該州留心民事已可概見
准刻石繳奉此又奉四川按察司批同前事奉批仰
崇慶州查報奉此該本州知州楊看得黑石河發源
灌口離堆之陽而布袋口咽喉地也盈涸因之水旱
係焉自秦人李公疏鑿之後嗣是歲一小修至萬曆
丙子間洪水大至盤盪激而成窟滯洩聚而爲阜石
龍阻水沙礫填汙先是崇士民白之當路雖疏通之
令屢下奈何灌豪百計阻撓以致農業漸廢賦稅久
逋奄踰今歲時方盛旱滴水不通三農失望閭閻騷
動駭曰酸心該本州措處工費雇募石匠水手親往
料理于是庀役丁夫計二千許僭手競作比及月餘
碶礫盡淘水窗鵠立蛇籠蟬砌故道復通斯一勞苦
似獲永逸但沿河上流豪民縱肆盜決堤防一遇淫
波動至襄陵禍延多紀今奉批行下州爲此是仰沿
河軍民人等倘有仍前決堤潰防不容小修者許堰
首指實陳告從重申究通勿違錯須至碑者

國朝

王靖節公碑記

署徐坦

忠臣之盡節也止知立大綱存正氣骸骨之安否忠
靖之顯晦皆所不計而成仁取義之操自流衍於今
古而不可沒後之人知其骸骨而不使之安聞其忠
靖而不使之著非所以維綱常勵臣節也明州牧王
公諱勵精遭獻逆屠蜀靡有子遺公之孤忠殉難遂
泯滅弗新暨順治乙未州牧朱見署前屏牆有爲臣
死忠爲子死孝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之句墨跡如新
訪之二三逃歸故老皆曰秦米脂歲薦王公以循良
推州牧勤政愛民剔弊除奸已無徇情貪利之私民
有木刻城隍之譽甲申之變仆刀自殺州人收其骸
骨葬於城隍廟北牆間之句卽殉難時所題也朱公
撮其事而勒之碑越明年碑又毀康熙甲辰春州牧
蘭君惜碑誌無存因州人口授而爲之記丙辰歲州
牧編其事入崇誌戊子歲州牧黃君鐫姓名貽句於
墓碑而碑字舊文敗壞殘缺矣癸丑秋予代理州事
見公墓荆棘層封牲畜踐踏爰捐清俸三十餘金並
邀有志揚善者各量助些須爲公增墳土築圍垣建
牌坊鐫碑記買田地若干畝令週年量取佃費永作
每歲祀墳及補葺坊牆之費尤願繼起者踵事增華
久而弗替則公之骸骨安忠靖著其大綱正氣不亦
千古常昭也乎

王靖節公墓碑記

署州胡德琳

人皆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蓋當死而
不死則雖壽逾耄耄榮極圭組而覲然而目於人世
君子謂其有死之氣焉究亦未嘗不死也死之日唾
罵隨之未幾而其骨與草木俱腐矣至若國步陵夷
大勢已去似可藉口不死卽死亦可不必亟亟者而
毅然身蹈白刃甘之如飴其死也當時必以爲迂卒
之名垂典冊千載以下固凜凜如生也衰草寒烟中
猶有望死土之壟而禁厥樵採者可以觀矣夫人莫
不好生而惡死而世乃有視死如歸者非樂之也綱
常之大義命之間揆之中心自有不能已者此志士
仁人爲甯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歟如前明州侯
王公是已公諱勵精秦之明經以循良擢州守撫綏
惠愛惟諄諄教民以忠孝事甲申聞獻賊破成都僭
帝號公憤不自勝大書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今而
後庶幾無愧十六字於屏壁遂仆刀自焚死嗚呼流
寇肆虐克燄方張蜀之守臣邑令望風降走者有人
矣當是時賊猶未逼城下公可待其來而固守也其
或不能守則懷印綬而去亦可也公獨不然豈非以
爲人臣子身遭禍亂力旣不能殺賊以報君恩而顧
欲苟全首領求旦夕活於冠裳倒置之日不唯於義
未安實亦心有不能卽賊來不屈以死而死爲已遲
矣公之心有不能須臾待者故從容慷慨決計死之

其於全受全歸之義誠哉無愧而或者乃謂公與賊本同縣慮其來而奪之志故先死以媿賊此猶未爲知公之深者也公墓在州治城隍廟後癸丑之秋署州牧徐坦始修之甲戌冬余奉檄假守是邦下車謁廟後卽往拜公墓則見短垣一邱古冢纍纍荆榛滿目道路湫隘讀墓碑知向曾建坊於前而今皆毀圮矣太息久之謀欲修葺而署州幕金傳桂慨然獨任其事繚以周牆闢以廣路崇門禁而謹啟閉昭虔恭而遏褻慢甚盛事也墓舊有田六畝僧收其入以供春秋禋祀佃弗善也金君更爲易置近地將加增焉工竣白余曰公尙未有謚盍請之乎余惟公大節炳昭不特在當諡之列且必爲神今墓適在廟後而舊碑載崇民德公有木刻城隍之譽則其靈爽所馮依必同水庸之捍衛有非誣者顧余以傳遽將代不克表章以正封號何金君曰臣盡忠子盡孝則嘗聞之矣公獨署之曰死公豈徒死者哉攷郡誌公所書十六字越十二年而墨跡如新前牧朱見而異之遂爲立碑碑成而壁間十六字始墜是亦公之志也今碑已漫漶其新之便余旣慕王公之忠烈又嘉金君之能揚善也遂不敢以不文辭而系之以銘曰維王公墓式明神祠捍禦保障社稷扶持殉君父難爲臣子師載礪其節勿諼其詞以遏寇虐英風振威塔山隆

隆鄴水澌澌左環其宮右峙其坻死猶不死永鑒在茲

王靖節公祀田遺像碑記

更陸韜玉

城隍廟之東偏靖節王公墓在焉公邁甲申之變大節凜然而馬鬣一封淪于茂草前刺史徐公捐田而祀之署州胡公復為增飾垣墉州人士始知有公墓矣乾隆丙子清明余隨州使君拜公於墓下徘徊久之念祀田之所出不足以綿歲祀而表前芳也捐俸二十四兩增買祀田三畝三分令司事者董其出入歲餘備祭且改寒食掃墓為春秋兩祀之例公有遺像塵封古刹中者久矣不立專廟以妥綏之無以為

瞻拜者興起也駐防梁公今世羊叔子也慨然捐貲購木植勸全志者經營其事不日之間棟宇輝煌矣卜吉迎祭紳士商民羅拜墓下無不感慨而唏噓欽仰公之大節於不忘也不揣菲陋為書墓田廟祀所由始云乾隆戊寅知州王猶龍千總梁棟立石

江原書院碑記

歲孫奇

國家學校之設所以儲材善俗而為教化天下之大原也國學而外復有義學俾秀民之貧富不齊者皆得進而就裁故書院為重郡侯邱公粵東世家由鄉薦牧播州治播十二年循聲著焉再刺崇陽下車之日課農桑清刑獄革弊政儆刁風崇俗為之一變其所

注意者在教化公餘之暇月課諸生細加筆削秘度金針猶慮課之所造不能遍及眾人而又不能遞及奕世也因先補葺文廟修建文昌宮迺於宮前置書院一所立齋舍建書樓修講學之室立校射之亭及齋廚垣墉應用器具無不悉備其鳩工庀材經營創造始於癸卯八月成於甲辰十二月至竹木磚瓦以及僱募工匠人夫之費合計二百九十二兩九錢功成延儒設訓納文武諸生以時讀書學射於其中凡秀民之貧不能延師者胥得沾教育矣名其學曰江原書院江原崇故名也侯因而寓意焉夫流而不息者江也探之有本者原也深望夫後之牧茲土者繼其事而鼓舞不倦令絃誦之聲弗替引之而教思之及於久遠如江之有原混混不窮則人材日出風俗永洵斯則我侯設立義學之至意也夫侯諱紀字彝玉廣東人雍正三年乙巳花朝之吉

重增崇陽書院膏火碑記

拔貢周斌

自古設學爲儲才之藪興賢乃敷化之原故鵝湖鹿洞遠承道脈嶽麓嵩陽上接薪傳然良法美意多草創而未備不有繼起則造士育才之盛舉亦徒爲具文而已欲多士興起林林濟濟胡可得哉我國家重熙累洽文教覃敷雖山陬海澨之遙莫不霞蔚雲蒸蛟騰鳳起故各憲以及州縣司牧整飭釐剔之

餘惟以養士育才爲己任而義學之設遍及版圖如崇陽書院尤倍盛曩時焉邇自郡侯邱公始創置學基以修館舍萬公乃勸捐學田以資膏火然規模狹隘修脯無幾繼而焦公重加修葺胡公增置學田顧廨舍雖已宏厥資斧究未充裕生童肄業者恆以爲念適我郡侯王老父師諱猶龍洩任慨然以書院爲先務時有止修迴瀾塔之項三百一十兩我侯力請於上置買學田得蒙允許於是師生膏火充裕人爭負笈焉且許垂久遠勘界丈畝彙冊申詳各憲立案使日後不得乘隙侵佔仍將興舉樂輸贊勸姓名鐫碑詳誌巔末與人爲善功豎不朽是我侯繼諸公而德愈溥諸公賴我侯而美益彰我侯棧樸作人之澤直駕諸公而上之矣第見入座春風合郡芹香生色登堂化雨一州桂藥騰輝望捷南宮聲蜚翰苑使鵝湖鹿洞之風傳於巴蜀而嶽麓嵩陽之盛復顯唐安不益彰

聖朝之久道化成歟州人以序屬斌斌謹盥濯而爲之

序乾隆丁丑年吉月日 以上顧志

重修崇陽書院碑記

州牧宣瑛

晉常璩華陽國志謂蜀處西陲於卦值坤其物多斑綵其人能文章信如璩言蜀州更隸成都之西宜其人物蒼萃彪炳陸離也顧有慕學之人必廣爲學之

崇慶州志 卷十一
地居肆成事豈虛語哉州中崇陽書院地本爽塏而房舍無多且歷年既久雖經隨時培補究屬因陋就簡邇來文風騰茂負笈者衆不敷棲止予既添設江源書院而此尙仍其舊於事既屬未竟於心更屬未安且平地爲山者既可告成豈於有基勿壞者轉不努力一新因此籌款培修勉力經營除補葺舊設屋宇外新添講堂齋房大廳數楹繚以長垣外峙屏牆令之完整明淨井然在望者皆自去年至今圖維相度之力也且地遠塵囂俯仰清曠古柏垂蔭更植小者數百株風雨攸除燥溼可避又於原課二十四名外加增六名以三十人爰居爰處綽有餘地亦快事也夫舊者謀新早異於舊學問之道抑豈有殊讀於斯者優游乎禮樂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醞釀深粹月異歲新深造自得之趣將有不可深言者矣庶足爲州人士毓岷峯之秀揚文井之瀾也乎因濡筆而樂爲之記

文星閣記

州牧 方同煦

井絡皆蜀土也而茲地古以蜀州名蜀之云獨意其文章之盛英雋之多巍科顯士之蟬聯必有挺然獨異者始足以冠全蜀而無愧雖然蜀於卦爲坤坤與巽夾離位故坤之化光必賴巽之文明以輔之而後斐然成章煥然丕變也予聞蜀之勝久矣今年春移

篆斯土甫下車閱志乘見自常道將傑出後代有偉人我

國家重熙累洽化溥江源科第綿綿延延駢肩接踵近十年間名臣勲業彪炳如柱擎天而書賢能者缺有間是豈岷山之精爲諸巨公所發洩不能不稍間歇歟抑亦斯土蓄積之厚藹藹吉人利見有時必遲之久而後發歟予公餘閱諸生觀風月課作謝華啟秀卓爾不羣竊喜都人士之蒸蒸日上也雖然何以科名之寂如也旣而考其風土按其圖籍見州

聖廟及文昌宮諸營造尚未葺事而董事等建文星閣於城上夏五月落成秋初諏吉位奎神其上請

予展謁予記其顛末曰閣始建自離宮移居巽位夫巽之主文教固已而於坤離之奠定尤宜閣旣成高矗東南隅與西白塔遙相掩映而文井江一水洄漩潏抱吾知江漢之炳靈魁杓之耀采自此蕊榜雁塔

黼黻

皇猷不愧左太冲所謂蔚若儻若者皆斯閣之成之功也雖然工不徒乞靈土木也夫宣

朝廷德意薰陶涵育匠成翹秀此守土者責也若生當明備茹古含今爭自濯磨以獨步玉堂金鼇之上此有志者事也然則登閣以觀思培植者當若何思奮興者又當若何也予簿領糾紛所至不忘造士茲喜

建閣之成既令董事者逢鄉會試期必然鐙燭以助
文光又集諸能文士尤當砥礪以毋負董事勸建意
也乃爲記

捐金問答記

州同 吳爲楫

客問於予曰子興建書院而捐錢五十萬可不謂善
乎雖然有疑焉州同歲食俸薪六十兩養廉銀二百
兩署事官無俸准支廉銀之半耳子非署官耶幸而
至於一載可得廉銀百金署中之薪水取資焉欲舉
此百金者盡捐之且猶不能矧其數倍於此耶然則
五十萬者胡爲乎來哉子爲貧而仕非若挾貲遨遊
者流欲傾筐倒篋以與人焉無有也子工於爲文而

又不屑爲諛墓之術筆乾久矣欲分潤於人焉無有
也子負責已甚求緩索通之不暇而猶欲乞假於人
以濟眾焉無有也然則是五十萬者胡爲乎來哉而
子乃鑄之於碑垂之於後後之人徘徊碑下求其故
而不得將曰此其當日培克聚斂所得而爲之者也
子何以應焉予曰然是五十萬者固百姓之脂膏而
亦非予之培克聚斂也今年春予四十初度兒子春
煥舉於鄉報始至百姓醵金爲予壽且爲予賀持錢
而登堂者趾相屬受之則予之心不安卻之則民之
心又不安也時書院工作垂成而膏火束脩之資尚
無所出勸捐屢矣再三瀆瀆則不告將聽其終已耶

抑今日麾之去而明日又召之來耶則莫若受之而因以捐之庶幾無惡於民而有益於士焉耳客乃啞然而笑曰是何異於培克聚斂之所得爲之者耶夫經費不敷雖勸民之捐金至於再至於三無罪也卽以爲殆不可復而適值民之爲子壽也而子又不肯以苟焉受也而民又不肯以廢然返也善講者進斯民於庭而告之曰爾毋以金恩我我不敢受雖然爾其各持所獻金捐諸書院可也而民焉有不從者乎計不出此而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以視培克聚斂之所爲狡焉尤甚吾不知後之人何以謂子也然則奈何答曰受其惠而歸其名於民猶愈於沒人之美耳客卽退因述其問答如此而記釀金之姓名分數於後以誌吾過且旌善人

上古寺悟空祖師碑記

原悟空祖師是明太祖洪武之叔在元末英雄各出時出家在藏得道後洪武太祖登基時悟空祖師已於宋始所建之圓覺山開建殿宇宏興法會太祖訪之久未得人及蜀王遊江訪知悟空祖師所在上奏洪武太祖太祖因敕賜寺名曰光嚴又賜三藏金經修藏經車一座兩旁殿宇修有藏經屋樓其悟空祖師肉身今猶坐塔中上有悟空寶塔四字每年藏人時時朝禮寺中尚存明末所鑄銅鐘一口入後甲申

崇慶州志 卷十一
大變餘殿無存惟藏經車藏經樓未遭灰燼外琉璃瓦猶多存積悟空法像猶如故也是用謹誌

新修琴鶴橋碑記

雙流 劉曙

蓋聞官閣梅開政績長留罔相岷源水導風烟近接五津星纏井絡之精地指鬼輿之次流分湔堰奮金馬之銀濤派衍鄴江散石魚之玉沫行者有望洋之歎居人懷巨浸之憂不有魚梁曷由濟涉江源廢縣琴鶴橋者蜀州之要區也西連邛笮東下瞿塘南望峩眉北通雪嶺一琴一鶴趙清獻之轍跡可尋千水千山僧貫休之盃盂如在况夫炊烟四起泉苕徧於桑田蔀屋千村秔稻周夫沃壤豈獨蹲鴟萬頃徒誇卓氏之饒筇節千竿遠勝渭川之富也乎然而既資地利每藉人工寶布賤錢曠遠誰通焚道桃枝蒟醬崎嶇孰採銅山王褒望祭訪碧雞而莫辨迷津杜甫來遊隔錦里而無由問渡此琴鶴之急宜建也戊子歲州之紳耆等詢謀僉同厥工肇舉欲鞭石於東海更取材於南山五閱星霜未停僮匠謠傳匏子滔滔河水依然歌咽陽侯滾滾長江不盡濤驚白馬徒勞竹箭之加山隕朱堤絕少金銀之氣適我賢州牧金松臣先生以名進士來蒞茲土政理民醕風移俗易高常侍一杯水飲趙閱道兩袖風清陋溱洧之乘輿鼓闐闐之志氣犀石五頭厭勝秦渠之水魚鱗百丈

澄清楚堰之泉定知東閣瓊筵上客有杜陵野老蓮
花幕府末僚皆裴迪秀才又值鄉先達賢侯 楊宮
保父子功著旂裳威宣甌域遙從關塞瞻念枌榆掬
量沙之米彈指卽現華嚴指洗甲之金刮目頓開雲
路欣聽輿人之誦無煩舟子之招且復駕以危樓宜
獻芝樓之頌翼以飛閣新鐫郝閣之銘象牛漢之橫
秋星橋對斗疑兔輪之落曉月峽縈城綠楊兩岸行
沾着犢鼻之禪紅雨一篙停權繫瓜皮之舫從此王
尊叱馭履九坂如坦途司馬前驅引雙旌而緩轡厥
功鉅矣古蹟昭焉計費金錢千百有奇旋覘石鏡遙
臨不假五丁之力綵毫新蘸敢誇駟馬之題勒姓字

於翠珉碑窮巔巔樹豐功於雷渡彩煥虹蜺是爲記

題川西第一橋碑記

州牧 王臣福

州有文井江西江之水出焉移渡爲橋易木以石蓋
自道光乙未歲鳩工始建越十年而後成計募貲若
千費緡若干崇高修廣若干余聞州之紳耆數十百
人共襄是役故例貢黃子步雲身董其事始終賴之
余筮仕來川聞之同官稔矣咸豐乙卯秋由南川令
奉檄權攝斯篆因公涉西江目覩橋功偉甚詫爲蜀
川僅見足當坤維鉅觀爰進其令嗣諸生際中面加
慰勞詢知橋名西江余謂太質請署川西第一橋以
旌厥功可乎間嘗載覽地輿志大江以南松郡婁縣

之西有雲間第一橋焉舊名安就跨古浦塘建自宋時吾宗松江太守衡實爲重建詞人彭瑋爲賦以彰盛蹟今西江之役髣髴近是竊援斯例肇錫嘉名或足爲族望諸常堂開四相之名區生色哉抑余尤有以進都人士者夫欲振民風必端士習余自下車以來其諄諄爲多士申警者無日不望其爲第一等人物彼居家則篤孝敦弟居鄉則行表言坊舉聖賢所以垂教後人者事事身體而力行之而後流覽經史博洽宏通自進於第一等人物而無難將見爲國柱石勳勒鼎彝爲時津梁氣蒸河嶽吾知都人士之必有以進於此也若夫橋之爲工特其小焉者耳雖然方其始修赴功則畚鍤雲連竭泉則桔槔雷動迨其既竣吞浪而陽侯順軌臥波而河伯安流相函萬石則虎負龍蹲分鎮兩堤則蛟騰鼉拊都人士類能登高作賦道揚盛美矩矱先民余幸綴諸君子後代庖是邦方以不及吾家仲舒寶帶名橋擅千秋佳話爲歎第所以期待羣彥者意良殷矣他時倘有以第一人賦題橋繼李唐蜀士其人者則指江上穹窿片石當慈恩雁塔可也知崇慶州事汾陽王臣福記

修建漢原書院碑記

舉人 郭騰高

昔漢文翁爲蜀郡守時承秦之後學校陵夷翁乃立石室成都市俾子弟就學於中道將謂吾蜀文學之

盛比於齊魯因文翁倡其教爲之始宜其鼓吹典墳黼黻教化足以協同風之軌而扶大雅之輪也我

朝文運日隆超軼前代士生當世莫不爭自濯磨霞蔚雲蒸用鬯承平之奏故化民成俗造士育才書院之設遍及海內懷遠鎮爲古漢原縣地倚嶠帶江去州較遠自乾隆五十五年設官分理邦人士久欲建學延師就近觀摩顧有司均有志而未逮也署事吳公浙省明經蒞任之初卽率齋長李兆藍李春盛等竭力勸捐創建書院一所監講堂立齋廚及垣墉器具煥然一新用心亦良苦矣然脩脯無幾章程未備迨我仁侯周公回任他務不遑惟以書院爲己任公餘

之暇月課諸生其教誨以聖賢爲歸以品行爲要以通經致用爲極而猶慮膏火之未裕人師之難求也越一年始延儒設訓納諸生肄業於其中凡秀民之貧富不齊者胥得沾教育矣第見由義路望禮門入室升堂共沐草廬教澤振儒風端士習模山範水咸被茂叔陶鎔林林濟濟繼繼承承羣頌周吳二賢侯之德於不衰仰教思之及於久遠也他如文井江深願諸生澡身浴德讀書臺近趁此日茹古涵今斯文益彰棧樸作人之意也夫道光二十七年歲在丁酉之季冬鼇峯郭騰高撰

培修漢原書院記

州牧 程熙春

州懷遠鎮崇陽分駐之所也舊有書院原名曰漢原
建自道光年間其地山嵐擁翠江練鋪青幽閨岑寂
遠絕塵囂誠屬讀書佳舍軍興之際鎮民遭焚掠至
再而斯院幸存及壬戌四月居民不戒於火延毀數
百家急往賑卹見其破竈星羅災民露集雨零泥淖
相與雜處其間愁慘之狀不忍目擊而斯院亦幸無
恙得毋災沴之降非無因教化之興猶有待耶爰徧
爲曉諭誠以修德卽可回天民咸感服漸覺自新逮
癸亥三月髮逆過境毒燄騰烘而鎮中舍宇俱獲保
全雖曰成毀有數未始非民氣之轉移有以化之也
且夫從古無不可轉之人心卽無不可回之天意故
余自權牧斯州二載以來凡有關民風堪裨世道者
無不諄諄焉三令五申然易俗移風非一朝一夕之
功也道德齊禮非一鄉一邑之事也振興之權雖歸
司牧漸摩之化尤在師儒是書院之廢興其關係豈
小者乎况藍逆竄擾村落市塵經戎馬蹂躪烟火焚
燎廢爲邱墟者不知凡幾而斯院獨存於兵燹之餘
非天之佑啟斯文默爲呵護與抑天之警悟斯民欲
爲覺牖與第厯年旣久敗瓦殘椽不無傾圮乃商諸
州司馬李君恆齋舉執事楊成國李希光余仕嚴楊
爲楫爲之鳩工大爲補苴以復其舊不數月而事竣
乞予言以誌之夫天道之禍福視乎民心之邪正因

乎士習之純駁此古者鄉校黨庠所為廣其樂育也
誠使主教者循循善誘先德行而後文章將見雍睦
之風成於親遜氛祲之咎化為祥和菁莪棫樸之盛
杞梓榲桮之材予有厚望云爾

非玉元橋碑記

四川按察 牛樹梅

皇上御極之十二年親裁萬幾撫有諸夏凡遠人之琛
賚莫不梯山航海而來中興之烈凌古鑠今今年春
命督臣吳公巡閱邊境宣布威德蜀州壤接西南當
邛笮之衝要使節所經守土者平治道塗修造橋梁
以體蕩平正直之化洵盛事也州南關外十餘里帶
以江水支流昔人跨木成橋往來攸利因年久傾圮
行者病涉而路非孔道輜軒不及補葺之事有司視

為緩圖有孫君萬強者州庠殿光之父舉人殿華之
叔也見而憫焉慨然獨以重修任鳩工庇材費若干
金落成之日介學者請記於予念自入川以來樂聞
善事有告必書憶集聞善錄時李子世瑛以蜀州數
君子告高節懿行予已付梓傳之今孫君義舉堪踵
前賢豈山川鍾嶽之氣蜀州獨得其盛耶何樂善者
之多也孫君勉乎哉由此意以擴充博施濟眾非異
人事不特可附予聞善之錄邇日中興頌作採風者
亦將聞其事於上也爰樂記之以為人勸

龔槐階殉義記

翰林院 童 棧 新津 人

庚申六月賊陷崇慶州之大羅寺堡龔君槐階死焉
次年秋友人芸圃劉芬以君死事狀示予請爲君述
按君姓龔氏名森三槐階其字也爲邑宿儒制行端
慤夙授徒於大羅寺遊其門者咸彬彬然有禮法暇
則遨遊田野與鄉人講說禮讓誘掖獎勸一鄉之中
薰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軍事興團練議起君集諸
父老築堡爲守禦計欲以謀勝久久不集未幾賊陷
崇慶州之懷遠鎮元通吃緊葉州牧調集防元通場
之二江橋賊由上流李家營偷渡場民大潰大羅勢
遂孤堡中練卒又以新敗奪氣人心不固君知勢不
可爲乃部署家事麾長子率妻子去六日賊至君家
擄次子芮且欲兼致君君遂赴池水死七月賊遁家
人歸見君屍臥池邊面目如生始收而葬焉蓋距死
時已月餘矣慨自軍興以來賊所焚掠不下數十百
處有土地人民之寄者或則棄城遁去或則倉皇投
賊委曲求全而卒以免君一老儒耳無官守無言
責使當賊未至時子身遠引豈遂無以自全計不出
此或且溷跡賊中徐而求脫亦可以告無罪也而君
則以身處團議眾皆糜爛義不可以獨生故從容引
決毫無顧戀蓋自挈眷歸家時而死志已決矣世輒
謂儒生迂腐拘泥鮮通故卒懼禍難如君之事信非
通人所肯爲然使世盡通人吾恐亂臣賊子調停中

立混跡於天下而莫可挽也吾故記君事輒書數語於後所以爲君勸而亦爲當時有土地人民之責者勸也

以上新增

宋

南部縣將相堂記

宋大理卿閻蒼舒唐安人

古之文武之道備於一身而其盛出於一門若三代之英居則坐廟堂出則專征伐春秋之世謀帥禦戰者皆其卿大夫而伊周方召自其父子至於孫曾皆以此道傳其家而佐其國由漢以來文武分爲二途而將相列爲兩官其能兼資並美固代不乏人推而

淵源流行出於一門名教有光毫髮無恨者抑又難矣是故以功名相副者謂之世澤以富貴相承者謂之世祿金張許史重侯累葉窮極富貴不足爲世重輕而六龍三鳳之流聯飛並鶩垂芳於無窮宋受天命聖祖神宗深仁厚澤涵育浸灌歷四朝而至於嘉祐治平之間風俗之美人材之盛極矣其間光明碩大俊傑雄偉以德業聞者固不可勝紀若其兼資文武出入將相如韓范富歐者豈易得哉求之吾蜀閬中陳氏亦其一也陳氏世有聞人自秦國公省華爲左諫議大夫官至太師尚書令其積德累功蓋有自來至公之三子後先舉進士仲居甲科伯季皆狀元

由是名震天下堯叟姿貌強力奏對明辨久典樞密
靡不淹貫堯佐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
至必聞俱官至宰相堯咨性豪善射在內爲學士補
外居藩終於節度三子已貴時秦公尚無恙每賓客
至其家皆列侍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耳
故天下皆以陳公教子爲法以陳氏世家爲榮伯季
年皆踰六十獨仲八十二父子兄弟仕皆同朝內外
孫合一百一十人而仕於朝者皆以材稱可謂盛矣
始伯季季未第時肄業於鄉之錦屏堂嘗從其父訪
陳搏於終南山搏謂曰三子皆將相然仲子伯季不
逮也後果如其言淳熙十五年臨安吳昭夫以朝伎

來守是邦其游刃肯綮之間易愁歎爲歡聲變陰曠
而和氣令修於坐嘯之餘人自化於千里之外以暇
日登臨茲山感故家喬木之陰擬前世三槐之貴願
築斯堂於書堂之上庶幾高山仰止之意伴來請名
余取圖南之名榜以將相而夫書之旣揭額矣來請
記余以病倦荒落敬謝不能而書來益謹稽之國史
考之家傳詢之圖牒而強記之俾陳氏遺芳愈久而
愈新焉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世家郭璞筮之曰淮
流絕王氏滅當時淮流無絕理厥後諸王之盛度越
六朝及於滅王之年淮水實絕一時人物掃地而盡
袁天綱題錦屏山此山磨滅英靈乃絕若與淮水讖

畧同然淮水有竭涸之時而閬山無磨滅之理故此方人物其出未艾不獨陳氏云

合州濂溪祠記

合州何預 唐安僉書人

合有僉書舊矣與比歲創於他郡特異淳熙七年冬預始承乏其缺公餘訪古覽江山之勝瞻漢陽遺蹟誦少陵江樓詩句求其故實則不可得矣於是摩挲題名石刻考前人名氏有殿中丞周其姓淳實其名者彷彿塵埃間嗚呼此濂溪茂叔也胡為乎來哉按太常博士朱處約記其始至也以嘉祐元年十一月初十日迨其去實五年六月初九本末詳且信如此獨未有表出之者又得閬中恭敏公蒲先生墓碣銘

知行治加詳先生春陵人後避厚陵邸諱更名敦頤其為政於此州也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恭敏舟艤漑下一見異之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遂以女妻之初調南安獄掾轉運使以權利變其獄君爭不可投告身去使者斂手聽之熙甯初用正獻呂公薦擢廣東路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晚以疾旬分司築室廬山下有溪流其旁號濂溪惟先生以一誠極性命之妙躬行日用粹然一出於正為道學之宗程太常昫倅南安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後立朝每遷授輒一薦之其學明道伊川幼受業焉先生令尋孔子顏子所樂

何事明道遂棄科舉從之常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
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志二程以斯文倡諸儒至
今河南之傳滿海內其淵源實濫觴於此清獻趙公
目爲天下七文忠蘇公以全德名之黃太史謂人品
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雅正邱壑有通書太極
圖說行世悠然遐想如在其上預來踵英躅百有二
十五年顧在死後其得默以不傳廡東有齋獨峯出
其前三江流其下烟波淡渺雲林秀藹清絕可愛乃
倣禮殿故事卽具章服肖像其間以全德榜其顏道
德之容堂堂岌岌凜乎如奉杖履其間也吁先生之
道如青天白日不待書而傳之以示晚學歸敬之意
以永邦人無窮之思又繫以詞曰瑞應之山兮蒼蒼
金沙之水兮茫茫凜高風兮不忘日月兮爭窅一去
兮何之四方上下兮莫余追孔顏與歸兮伊傅自視
揮斤八極兮孰知所止騎玉虬兮佩飛霞溘埃風兮
天一涯懷舊遊兮眷眷山空月明杖履往來兮余顧
不可得而見莽烟雲兮思渺然睟厥容兮瞻在前邦
人是思兮千萬年
明

重修淨土寺記

嘉定州 安 磐 公石
翰林

昔在弘治壬戌盧泉溪公與先子同舉進士講學之
暇嘗談淨土之勝且曰英讀書其中者蓋十年餘得

於淨土者多矣。磐時侍先子得聞其詳，願一遊焉。而未能。今年有其僧實相曰：淨土寺修造成，願記之。予既聞泉溪公之孫可大爲書，重以其請，安得辭？乃作記曰：淨土寺在崇慶州之西三十里，乾溪之上。永樂壬辰，西僧普達舍耶始創爲之。成化甲午，僧明順、清源、悟秀、稍葺之。泉溪之宗人有性常者，早依清源嚴持戒律，遊方之外，歷兩都暨諸名山，而還語諸人曰：飭淨土者不在常乎？乃作明王殿，乃作大雄殿，乃作演法堂，乃作羅漢廊，乃作龍神廊，乃作山門，乃作淨雲菴，房棟柱交承，簷宇相接，垣墉筍簾各各俱足。乃造經於金陵，凡百餘卷，歸而函之。左右樓肇工於正

德丙寅，畢工於嘉靖壬辰，殆二十年餘。其去西僧創始之歲，適同壬辰，亦有數哉。後先兩費，凡餘二千金。常又能爲師，有徒四十餘人。齋廚稍裕，則以其羸周族人，又以飯方外之遊，而寓者不以來去續續爲煩。若常可謂能矣。凡作事不本之以堅固，力則易悔，不循之以真實地，則致斃，堅固真實功乃可成。惟功之成亦其業精，若常其殆賢焉。夫始之以西僧而未擴，繼之以三僧而未大拓，而大之今日乃在常繼起者，嗣而守之無已，其於象教可謂顯設衍永矣。吾聞泉溪而下，弟藩藻，男介孫，可大可久，可兆皆以宗人故。習靜於常所，則吾儒君臣父子之懿，文物衣冠之雅。

其聞之久矣茲不以告而特記其成事嘉靖壬辰秋八月朔日立

重修淨居寺碑記

松關道人 心 融

昔周穆王鹵巡登崑崙山遙覘白毫瑞映光相拂人顧問左右曰是何祥乎太宰對云臣聞鹵方有神其號曰佛緣化已畢而晦迹歸真矣今斯瑞相必如是歟逮漢明感夢聲教流傳西域東華融會一字將非大聖之垂降其孰能開信於萬幾耶厥後騰蘭二梵僧自葱嶺應機而來達於京都聞之帝闕始剏白馬禪寺於雒陽也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信之至於閭閻小民莫不欽風格化其歸心者十室而九焉遂獲海內名山勝地列剎相望鐘鼓鏗鏘遺文間出充拓區宇遙源濬波酌而不竭佛教西來於斯爲盛卽今崇陽之南去城二十餘里有古蹟名淨居寺者蜀之望刹也雖無鏤石而里人相傳剏自宋淳熙間遠泊青城發脈迤邐而來近聯霧嶺烟霞迴環保障寶月澄霽遙瞻大峩之巔慶雲舒彩日盼瓦屋之頂錦水雙江漁火交映迨非古蹟祇園烏得諸梵備美亦崇地之駐脈也曩因蜀殘燭雪燎原逆焰殿閣回祿惟遺故址瓦礫森然幸嘉州二禪圓啟圓鍾兩友卓錫南來遊至於此目擊荒涼之狀歎云昔之精藍爲荆棘也倘不因之舊址急爲踵新恐後湮沒盡作

崇慶州志 卷十一
獸蹄馬跡之場矣舍我輩其誰歟於是發願苦行艱
心自種力食仍謁本州紳衿士庶並里中眾善共議
斯舉鼎建大雄紺殿左右廊廡山門勻妥煥乎振新
兼塑金姿寶相永藉威安庶宗風衍派古刹維新則
鍾鼓復震於一方香火重光於萬世厥工告成索余
爲記余自恨不才豈可以蠡見測海因掇向所論者
書以授之不負二僧之懇也鐫諸碣石永垂後記
云

大周洪化元年歲陽己未夾鍾之旦

以上補遺

贊

去州治三十里而近有菴焉曰虎溪濱羊馬河之東
岸據萬曆十七年培裝千手觀音金像一軀知爲
前明舊刹他無可考想當日或援虎溪三笑故事
爲名也

國朝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以地瀕江澣水冲廟基乃事
遷移俗號新菴其必以此距今百七十年矣自前
僧飯元無人經理則以付諸牂牁寺迨乾隆十八
年癸未新津方井寺持權老宿分命徒孫正坤正
榮出接廟宇正榮則以其徒宗福持己積存白鏹
接此東廊又二年乙酉並接西廊計費八百餘金
寺田百四十畝沙地一通附焉歸其掌管宗福本

州東人氏落髮方井寺接菴四載歲在己丑爰建
大殿兩廊各工官僧正司奉職無忝傳徒孫覺舟
復於嘉慶十六年辛未續修大殿以及山門重建
西廊崇飾神像乾嘉之代廟貌增輝叢林茂美廢
興墜舉繫惟宗福覺舟兩派之力道光以降三十
餘載媿媿謹守無事可書閱年既久菴漸傾頽又
遇狂風木折殿毀乃於咸豐四年甲寅交付支盛
大師是繼宗覺法派丕振家風者也既充監院八
年戊午則興兩廊香殿之工適同治元年壬戌三
月潰勇肆虐焚燬是菴殿廊及祖堂四十餘間僅
留山門二殿五年丙寅七月師將廊房盡數裝造

歲在己巳則又莊嚴佛像徧及羣神一廟之工至
是乃備糜費金錢至五千貫而贏蓋合以寺田所
入應教所儲不假贖施不由勸募力加樽節濟以
儉勤與俗作在家者克紹箕裘相承堂構何以異
哉至本其夙積五百餘金於道光咸豐年間先接
何家菴及州城八蜡廟則在未主是菴以前餘力
所及非費出虎溪也光緒元年乙亥師垂老矣既
自述興建本末勒諸貞石示其徒矣又以國華隨
侍家君肄業菴中有舊聞見較真屬爲之記自維
年少言何足爲師重然曾晨夕密邇義無可辭夷
考大雄氏教流東土代有高僧錄衍傳燈禪同指

月至今宗風凌替琳宮梵宇不必盡在名山錯處
 里閭齊民一體但得不虧常賦不外清規郎閻浮
 提甚善比邱也夫心印三寶則曰佛曰法曰僧藏
 列千函則為經為律為論機分頓漸根判淺深師
 或夙因自證妙果常圓則不可知然在彼教中佼
 佼錚錚其亦足與有為矣何弗向諸方釋子現居
 士身而為說法哉大師倘贖予言他時重過虎溪
 定當掀髯一笑

光緒三年丁丑林鐘月上浣穀旦

以上增補

贊

國朝

增修州志人物贊

矯矯楊公為國虎臣允文允武簡在帝心威加萬里

政肅百城酬庸晉爵歸有餘榮楊遇春

惟周及呂同時建功憤以前矛折敵之衝廓清宇內

富貴考終是亦人傑岷精所鍾周志林 呂天俸

嶷嶷海梁天賦奇姿為屏為幹受帝之知豫清德水

晉息邊塵歸來林下古道照人楊國楨

青菴英英幹為時貞鬼蜮破膽折獄之神公餘吟嘯

清越其聲翠圍蒼蒼動我遙情謝攀雲

心齋侖儻少負奇氣一擲千金豪於劉毅居官執法

不畏強禦。南山可移。案不可易。楊廷陞

猗歟雲階。起自孤貧。名達家邦。義重嵩衡。為時良吏。

匪徒曰能。大德難掩。藉甚鄉評。鄧廷彩

桓桓韋君。屢建奇績。策馬揮戈。前無堅敵。平居若愚。

臨難何烈。真蜀將軍。砍頭不惜。味江之濱。歸然葬碧。

韋占雄

壯哉威肅。戮力戎行。奉旗蒲水。飲馬玻江。捲甲赴援。

父母之邦。死忠死義。冠冕重光。楊焯

朗山豪俊。有孟嘗風。揮金結客。奉詔從戎。一麾白羽。

所向有功。屹然保障。歸守吾崇。積勞成疾。質志以終。

楊熙

月溪未冠。高宴鹿鳴。仲宣體弱。氣壓羣英。射策入都。

獻詩見錄。五躡春闈。藥城病卒。文章憎命。千古同哭。

吳錦

馨山矜矜。圭璧其身。與物無競。居官有聲。盟心止水。

以退為榮。輕舟歸來。各山道尊。楊棨棻

靜臯悄悄。閉門遁俗。溯其家風。首開道學。落落心源。

惟靜斯續。靜中何求。尋孔顏樂。周希濂著。有孔顏真樂圖

寶卿昆季。陳氏二難。蜀中秉鐸。育才以寬。關內牽絲。

養民以廉。少弄雙璋。長稱聯璧。朗朗清標。歿為時惜。

楊國衡國鈞

竹軒修謹。溫其如玉。拔萃科中。昂昂立鶴。蘭敗秋風。

秋夜微
寒松竹
望小屏
松葉
風旋任
來未
今
時
倚

英年不祿。兩世冰霜。胡報之薄。盧國器

朗軒曠達。懷安疏俊。一豪於酒。一斗立盡。一豪於博。

千金不靳。惟茲二豪。文陣雄師。輿尸而歸。良由數奇。

胡德輿吳國龍

鼎臣少孤。卓哉自立志。矯陽鱗行。貞暗室。胸有千秋。

家徒四壁。高士峯前。攷留芳蹟。宋瑜

澤山嶽嶽。坐鎮我州。指揮一旅。動如所謀。薦其荼蓼。

黍稷油油。功高保障。泊然無求。饒文蔚

忠義總贊

玉弩驚天。金芒被地。凡我王民。咸懷忠義。上報國恩。下敦梓誼。死尚提戈。殺賊以厲。詔祀昭忠。明禋罔替。

節孝總贊

濟濟邦媛。秉坤之貞。不死其身。而死其心。心為夫死。身為孤存。此身如玉。此心如冰。

烈女總贊

乾坤正氣。鍾為偉人。巾幗得之。烈矣其行。至性所激。焉知殉名。舍生取義。祇同此心。

以上新增

序

宋

華陽國志引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間。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

成都 呂大防 微仲

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衰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闕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郡中正之職尚修於郡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漓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為歎惜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于甯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曰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為者舊傳按壽嘗為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眾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近七百歲而史

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邱原者益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於世庶有益於風教云宋元豐戊申秋日譔

重刊華陽國志序

丹李至叔厘稜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李本作後世罷封建為郡縣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原訛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殫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

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貊百戎六狄之人民
與其財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
未嘗不佔畢而紀其詳况夫環數千里之墜分城置
邑殆踰數十中間時異事變往往裂爲偏方霸國其
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而無聞虜
此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
予嘗攷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
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
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
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甯三州士女總
讚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

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

以宏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

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

都嘗刊

劉李本作刻

是書以廣其傳而載禩荒忽刻缺愈

多觀者莫曉所謂予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

暇蓋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據兩漢

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

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

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

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它旁搜遠取求通于義者又

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所無考據

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

李本作其

謬大畧十得五六矣鈔本既具輒叙所以冠於

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

而律之嘉泰甯甲子四季夏朔謹序

明

華陽國志後序

成都劉大昌

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道將所撰也璩仕晉為散

騎常侍平生著作有漢之書蜀平紀蜀漢故事三書

散逸所傳僅此藏書家亦不多得茲編舊錄間有疑

誤嘗參互考訂稽之范史列傳并注中所引幸獲什

一闕者仍舊久藏笥中獻之郡齋受命校正爰昇梓

人謹申言于後曰道將故江原人以蜀人談蜀事其

言之親切固宜及觀紀李氏之亂娓娓不厭其有隱

憂乎可深長思矣按序述體裁依仿遷史至列先賢

目錄復彷彿靖節四八目或者晉人文字類然非相

假借爾其自敘曰華陽國記後人易記為志惟以郡

乘目之不知直欲追古作者立一家言雄視百世肇

自開闢終晉永和其間王道霸畧炳若丹青駿功鴻

伐懸諸日月四子講德五袴興謠清芬襲人勛庸照

世江漢炳靈世載其英仰止思齊流聲實於兩間作

楷樞於百代修文翁文講武侯武安內攘外美哉成

蹟具在也或曰璩志云國必有史表成著敗以明勸

懲案而索之奸雄竊命禪受假名何以爲勸秉義弗
祚特流並稱何以示懲元德帝胄英名蓋世何謂名
微受詔討賊名正言順何以書殺去許奔徐意在安
劉何以書叛孔明王佐乃詆以宋襄求霸雲長大節
顧誣以乞納宜祿妻至操擊先主書征髦殺於昭書
卒凡此大綱關繫非細準以春秋之法未免舛駁之
譏夫秉公心者無類具朗鑒者無疑承祚心銜宿憾
口肆醜辭將以疵蜀佐魏百世之下公論可詎掩乎
璩采獲壽書擇之不精墮於疑網此作者之瑕疵致
識者之指點君子攷古論世懸鑑以照物執衡以取
裁雖黃臯白孰從而匿之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

今無聖賢自公論出而良知不昧是非始定君子所
恃以不恐矣鄉也愚過導江登青城山望白雲谿山
川之奇乃生異人璩苦心著述世傳其書郡志逸其
名惜矣士有抱獨行於當年俟知己於異世發潛德
之幽光攬遺文於奩簡重可爲永歎也書成敬述所
聞就正有道甲子仲春謹書

重刻華陽國志序

服

姑李一公

余鄙拙無似出守成都自分無補地方維茲勝境號
稱天府訪古尋幽於夙志頗愜而徵文考獻亦長吏
者事政暇時時取蜀乘披閱之惜其文錯出不雅馴
後乃得晉常道將所著華陽國志讀之其文古其事

核其義例深嚴足備勸懲昭法戒駸駸良史才也蓋道將生長蜀國多事之秋日擊諸李之僭亂有憤心焉其元本蠶魚推崇昭烈搜括巴漢風土之詳良士賢女之懿爍勒之編簡井井有條而論讚所垂往往詳畧得體殆非苟作者卽質之周官職方氏所掌不知何如而以較於蜀檇杙南裔志者舊傳諸籍或亦可稱備所未備矣雖然山川如故建置代殊風會日流江河莫返繇唐宋以暨昭代金碧割隸於滇池鄖襄分屬於荆郢梁庸別籍於關隴其間機宜品局已非復漢晉之舊然而廩君之雄米斗之妖巴苴之釁碧血之慘在在有之身世道之責者不免拊劔閣而

憂切望瞿巫而心凜如李青蓮之謔蜀道云所守或匪親化爲豺與狼而杜少陵寓蜀最久發爲詠吟非致警於西山寇盜則感懷於雲安杜鵑其亦與道將之意義互相發明乎璩之言曰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敗絕之道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爲獎勸也數語其蔽全書之旨矣且江漢炳靈井絡垂芒風醅俗厚所云巴則有先民之流蜀則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蓋已隱隱寄慨焉若乃譎變叢生民萌轉促金矢不勝其讞決井里不救於蕭條斯亦長民者之責也蓋坤維之應不患斑彩之不盛正懼文已盛而質盡漓精爽之揚不患物產之不饒正懼用物多而生趣薄

則夫拊循嘔噢保釐西南俾蠶魚昭烈之壤不終爲
奸雄僭竊之所覬覦而小民猶得保其旨酒嘉穀之
養遂其好古樂道之風者豈伊異人任哉豈伊異人
任哉嗟嗟今昔之流易雖不盡同而理亂之倚伏未
始或異藉令當斯世而有文翁武侯其人者能舉全
蜀之士民而甄陶衽席之卽謂古道至今存可也余
之校讐是書而付之剞劂也豈僅僅以山川物產之
奇麗備掌故者之采擇已邪工竟次第其語以爲重
刻華陽國志序時天啟六年丙寅歲孟春之吉撰

國朝

浣花溪草堂志序

錦江儲掌文
山長

浣溪志何爲而作也志草堂也何志乎草堂懷工部
也天壤間名城大都與夫山水之奇麗川原林麓之
豐饒何地蔑有大抵非人不傳卽一二名賢偶然流
寓千百載下輒復私爲光寵而得其一椽之庇一壟
之植必謹志之以示無忘此亦足見藝好之攸同而
風流之未墜矣然而星霜屢換陵谷變遷或名存而
實亡或移彼以就此異同轆轤安所折衷甚矣夫考
証之難也杜工部先生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抑非
獨以詩而已觀其忠君愛國之忱流溢筆墨倘獲遭
時遇主將所謂許身稷卨殆非空言不幸游經亂離
播越阨窮以死其寓蜀頗久今成都城西南四五里

有草堂祠存焉相傳爲先生依裴嚴二公卜築處以先生故屢圯屢建迄今巋然門以外流水一泓溶漾可愛則任女浣花溪也嗚呼有唐距今千年矣今人知工部者無不知讀其詩讀工部詩者無不知成都草堂在浣溪之上而以異地之人傳異代之蹟穿鑿附會往往失真雖博雅如劍南虞山尙不得免其他抑又何說崇慶何子希顏發憤有作創爲之志根柢杜集芻采他書參以耳目之所見聞辨析源流刊除謬誤其事核其辭信而自工部後事與詞之有涉於是溪者並附見焉吾知是溪也傳則草堂益傳籠竹橙林景色如昨且俾遊覽其地者髣髴遇杜陵一老

於江聲月影中也斯考古之一快也夫志之作倡議於甌甯鄭子授簡於何子閱數月書成二子並高才生工詩古文辭尤酷嗜史學異時入玉堂之署窺金匱石室之藏所撰述當更有大焉者而茲編其嚆矢也姑以余今日之言爲券可乎乾隆十六年九月旣望題

江原文獻自序

舉人何明禮

暇日輯江原文獻爲朝野人文四部共如于卷友人王君上之見而詫曰吾子生平著作類多憂憂異人今爲此書應遵志體也而約其門彙易其後先改其面目得無亦以立異見長乎余笑而應之曰君以禮

爲有好異癖歟志家舊習數見不鮮余固厭之然而
是書之作殆別有義例非徒然也今夫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春秋之義首重尊主故朝部居首而朝廷之
德莫大於行慶施惠矧

聖朝特蠲崇慶尤屬千古殊恩爰以

天恩特書至聖者萬世之師表也禮樂者治世之大法也
故黌宮學校次之祀典禮儀次之社稷壇壝次之賓
興鄉飲次之無曰牛刀小試而可忽焉不講矣乃若
入疆而按輿圖則必察其星野之度次溯其建置之
沿革詳其幅員之廣狹覽其山川景物之勝概城郭
關梁之嚴密由是水利興而田疇植賦課平而公私

足化行俗美官署肅然祠宇煥然陵塚巍然物產蕃
然麥秀芝生災異不作甯非經野之良規乎有德有
土治貴得人封建古矣試觀忠孝節義之各盡也勳
業科名之燦陳也隱逸仙釋之高卓也以至僑寓經
過生香不皆聞焉而興起望焉而遐思者耶而何猶
有寇盜之警耶至于文以載道殿以藝文尤見文物
之盛照耀今古非無物者所得托焉而文獻以備昔
常璩譔華陽國志詳瞻典雅膾炙藝林璩固吾邑人
也今且沒其名矣禮也榘櫟棄材雖未能繼美常公
亦欲別具機杼網羅故實成一家之言上以宣

朝廷之德化下以發草野之幽光用是垂空文以自見

耳好異云乎哉王子拍案叫曰是誠異矣笑而書之
乾隆庚午嘉平識

翠圍山房詩集序

甯何 煥 星田 鄉

西蜀山水之勝靈關劍閣灑灑瞿唐率稱險峻然其
間爲峩眉爲錦水幽省清麗似造物又欲以秀特見
奇太白東坡降生旣異而又邀遊海內恣耳目臨覽
之見聞故其詩包羅萬有茫無崖岸遂爲千古第一
詩傑益其生於蜀得氣最厚亦不限於蜀而其識彌
大也我青葙夫子家世劍南秉岷江之靈異兼事搜
羅凡書庫之明珠美璧一一闌入腕下成七寶裝居
接浣花時往還於杜陵故宅取鄉人何希顏遺稿著

草堂志十餘卷嗜杜之癖殆較之賈佛之奉爲更專
矣二十年來輪蹄所歷幾遍九州惟鄖陽留滯最久
旣而官楚苗疆旋宰吾甯凡藝林進見相與評駁古
今令人四面袒袒煥呈梅莊拙集蒙許可因命選一
邑詩親加釐訂雖勤勞無半炊許暇終不肯一字少
疎及量移湘潭招煥從遊始得讀青葙古文雜著及
翠圍山房詩集而後知夫子之精心此道非時輩所
能企其藩籬者則閱歷之所得爲更多也當其客麋
城官五塞倥傯檄書艱辛倍歷或樓倚王粲或績效
終童醜酒橫槊之歌度溪飛鳥之曲亦旣得之馬蹄
盾鼻閒故墨瀟淋漓多似杜老晚年聲律外此或志

風土紀民物一鳥一卉皆本風騷之天趣以澡雪性靈昔人謂詩本性情關政治夫子十載湖湘政聲卓卓今夏膺保薦行將作牧蘭江是夫子之不朽者在功名也至於山川景物觸目抒懷凡所為寫性天而紀遊歷者立言之旨究不在立德立功之外世之人披覽斯集時而金戈鏖馬時而美女時花應亦知其寄托之所在而慨然興矣煥半生萍梗不廢槩鉛自分到處湖山挂腹撐腸未嘗一開生面歸山枯坐幸依邃閣清風藉讀從前著作每一披索覺天下之巨觀悉歸吟卷而我眉霽雪錦水激霞并得之湘山清夢間也夫子詩集甚富脍篋已佚其半本不欲附雕

屢請始自刪訂十存六七煥因編次而校刊之其間烟雲變幻游其字者又何從窺墨海之涯涘哉嘉慶十四年八月中秋日譔

以上顧志

重修學宮序

州牧 金謂鏐

我

國家化民成俗敷天下郡縣建學宮增儒官重道尚德俾斯人知向化是以春秋釋菜有事於環橋璧水間自簋鉶籩豆笙鏞祝嘏之屬咸崇古禮肅肅雍雍誠曠典也方之特羊以祀闕里學舍築於宮旁漢唐本紀所載莫得而媲美焉尚已矧蜀自文翁設學宮高朕作禮殿一時涵濡道德行修而名立者甚眾班史

所謂蜀文章冠天下者非與而州治經明社屋後城郭宮寢蕩然無存康熙六年蘭君開禧牧是邦首議創建嗣是吳君昌廕王君嘉謨董率紳耆先後培修之規模宏敞無少罅漏然多歷年所風剝雨蝕堂皇冠冕之觀漸曷而顛頽傾覆此西君蒙額所以復有募修之舉也獨是一椽一室之計有合數千人而不克舉者矣一垣一砌之功有積數千金而不克竣者矣一木一瓦之費有耗千億財而不克就者矣築室道謀詩所譏也今西君倡於前丁君榮表張君利貞紹其後而州之學者復多佳士發憤於此皆知鼓勵而趨爲之財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洵有如南豐曾氏所言者故其成之易易也若此仰見

聖天子文德覃敷雖極茲遐遠而二百年來漸摩淪浹靡不軒鼙鼓舞爭奮屬於道學之途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卽此覘之矣是故守土者與都人士樂於相與有成之善也越數年鏐權知州事諸生來告願有記以刊於碑事關鉅典鏐曷能以不文辭因詳其本末而歸之至如德參天地道冠古今集 聖學之時中爲生民所未有 璇題焜耀炳如日星謹畧而不敢侈書者懼僭也亦懼褻也

勸興義學序

懷遠鎮 吳爲楫

自來風俗之端基於學校今之書院是也本州夙稱

文物之區爲天府十六城之冠城內設有崇陽江源書院勵學者羣肄業焉然而譽髦踵生則列几橫經將無餘地鄉間僻越則入城聽講或至後時如懷遠鎮在州城西北七十里而在懷遠鎮之西北者又數十里百餘里不等可不謂遠乎自乾隆五十六年分建州同以來襁負而至者四五省衡宇相望者數千家人物殷盈與州縣埒夫

國家涵濡數百年於今矣建官撫字數十年於此矣豈無老成典型足爲民望濟濟多士咸曰雋才而風俗未盡醇行藝不盡顯何歟無師表爲之表率則所以振而興之者無具也州同佐貳官無催科之責無訟獄之繁退食蕭然無所事事不疑於冗耶夫

朝廷建一官必有建一官之意夫亦謂州縣政繁事劇故於其地之遼闊者設官貳以佐州縣之治使徒委蛇其間而不能爲地方講求根本之計爲州縣恢宏遠大之模將焉用此予蒞任數月閒與都人士晉接周咨莫不以添設義學教育人材爲第一義以其事之重也前有司難之嗟乎有可益於地方者而官不爲之興非夫也羣以爲有益於地方者而官不敢爲之興尤非夫也夫材多則非一院所能容城遠則非四鄉所能轉誠能於州同駐所添設義學善莫大焉獨是經營締造需費甚繁營室度几則有鳩工庀材

之費延師聚徒則有束脩膏火之費事期久遠法宜
權子母而行則所以留有餘以取不竭者費有無量
之費倘有初而鮮終徒有損而無益前有司難之亦
持重之意也然而豪傑之士雖不率而猶興懿好之
良同一倡而百和昔疏廣以所賜金與鄉黨共饗之
韋賢父子皆自明經爲宰相美之者曰遺子黃金滿
籩不如教子一經所賴遠識之士相與贊成亦不難
崇朝而集事記有之樂善不倦傳有之行道有福將
見達材之譽與文井而長流好施之名偕貞珉而並
壽蓋一邑之幸而不第一邑之幸也是爲序

爲黃安縣前令仇敏齋謀歸喪計引

黃安令 孫文驊 綿竹人

蓋聞舊館情深尼父廣脫驂之義故交義重純仁高
指麥之風况餘陰尚結乎甘棠豈下邑忍羈其旅櫬
靈輻久寄知父老同所寒心丹旆難歸正吾儕急宜
引手者也惟故前令仇老賓台先生崇陽世胄西蜀
名儒早歲橫經掇蟾香於月窟艾年作宰縮鵠印於
荆邦始栽麋國之花錦燦熙春樓畔繼放邾城之鶴
雲開似馬山頭當其青蓋遙臨適值櫬槍不靖賴以
輕裘坐鎮用能烽火無驚殫撫字以卹哀鴻積賢勞
而成痼疾方謂風清矣笠巖疆重駐文軒何期霧隱
喬臯玉殿永留仙舄門堪羅雀艱難頓及乎兒孫釜

可游魚險巖並生於僕隸戚黨逐賓筵而共散琴囊
隨劍篋以偕亡閣道蠶叢空闢沈燈之曠楚天寥闊
未招宋夢之魂滯此一棺屆今三載居鄰濯錦分屬
同舟經北郭而念切停雲歎九京之莫作見西華而
感深敞葛嗟四壁之誰憐生時官項虧虛概許捐資
彌補沒後旅囊羞澁幾爲竭力經營掩牆妻於桐鄉
終非善策返旌旄於梓里庶妥幽靈際茲水漲黃牛
正大兩時行之候由此城通白帝實孤帆滿掛之時
昨曾拭目鼇峯觀河流之浩淼並用游心巫峽緬客
舍以徘徊與獨力以難肩甯眾擎而易舉憶昔慈稱
活佛口碑猶在茅簷度今道薦生芻賻贈必多俠士
食德者拜三年之賜受恩者懷一日之知來白馬於
巨卿釀青錢於劉寵使翩翩公子奉虬馭以南征俾
鬱鬱佳城面青山而西峙匪只悲消杜宇克全地主
之情亦且惠在諸孫藉暇清廉之日矣謹引

創修惜字宮碑序

州牧 李象昂

余守茲土之二年辛亥時也四野風清歲亦豐稔
適崇北陶生煦趙生璧黃生雲岫暨陳生金鳳胡
生安惠車生廷棟以創修惜字宮請臚陳利舉十
則余見其善而許之且董其事焉甫二載諸生告
余落成率同寅往慶度其基闊十畝餘門以內仿
泮宮制其前楹宏敞爲文昌倉聖殿中楹雄峙樓

直凌霄爲奎星純陽閣後楹則幽靜肅穆二帝聖
父母家慶堂也左右長欄曲檻鼓鐘笙磬陳設井
然至於金粉丹漆煥然无新墀植丹香砌盈花卉
此又於諸名山古剎而外增一巨觀也余異其工
之速且費詢厥故諸生曰助理有數十子布施得
萬餘緡故成功若是之易易也余曰固然未始非
天鑒其誠而默爲呵護以成之者也聽訟之暇故
撰數言以記於石

蜀稱天府之雄地接青城之壤名區郅治之邦人文
蒼萃之郡范長生曾遊息於斯李子鈺實誕降於此
顧茲山水毓秀鍾靈所有道場洞天福地此固江源
之勝地而唐安之雄圖也近有誦東平之格言民皆
好義遵覺世之垂訓士解禮神莫云仙佛不戀乎塵
寰檀象與金容皆僞須知靈爽多棲於蜀國王局並
七曲宏開迺定其基迺釐其址在水之涘在草之陰
操畚揭而五丁之神力依稀運斧斤而公輸之技能
彷彿平易直混乎凸凹覆壓儼固於鼎鬬乃人心似
鐵旁觀因起覬覦而善果如金局中益矢誠信功旣
成而明神鑒觀善有條而龍天喜慶興義塾則范文
正之規模送字簍則王沂公之敬重貧而有疾拯以
刀圭曠而且聾教以木鐸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施
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利人兼以利物傾囊又復傾箱

僉云以是因緣種諸善根此邦人之利益匪淺余曰所作功德同利智地諸君子之食報無窮不然遲遲數千載何以尚稱王氏之槐悠悠幾百年奚爲懷燕山之桂余也才非百里謬篆一州鶴使攜來竊有志於清獻之清白梅花賦就實有比於工部之才華幸逢勝會得仰仙宮結香火之因緣已償夙願具衣冠而肅拜頓滌塵氛竊念仙佛慈悲王政惻忍悉塵乎民生而重保乎赤子創宮寢所以報馨香於勿衰好捨施所以助風化於伊始丹青土木不好奢樓閣臺池非云侈阿房宮徒傷民財終成灰燼滕王閣一時名勝總付江流孰若茲仙觀瓊宮與河山而並古銅鑪石鼎偕日月以長新所願繼起有人規爲無恙功彌久而彌隆施益廣而益厚萬古香烟臺樓永鎮乎斯土千秋祀載盛事聿昭乎志乘

街子場御龍橋序

灌邑舉人 劉 驥

龍可御乎躍在淵飛在天何以乘風雲而上也龍不可御乎參於虞擾於夏何以自河漢而下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傳稱韓子馴鱷魚夫以豚魚之蠢鱷魚之暴猶可格以精誠况在龍之至靈者哉崇之北鄙有味江河發源六頂山委蛇至朝陽村畔突聳巨石橫當中流如門戶角立秋冬之間沙明水淨寒光百尺春夏泛漲驚波怒濤動心駭目漚爲龍潭自乾隆初

年鼎剏橋日久傾圮厥後屢修輒毀人皆以爲龍之
所潛難以圖功矣茲嘉慶戊寅秋首事倣唐浦津舊
制鞭以石鑄以金爲久遠計越己卯夏落成適州牧
李明府來閱斯橋歎爲美舉爰貽以額題聯語并錫
名御龍云夫民有善爲之嘉與不置者賢令激勸之
典也上有德爲之記憶不忘者小民感戴之誠也用
是謀勒石記事屬序於余余覽其規模崖岸則巍峩
特立纜索則巖巖長懸凌空縹緲掩映西南諸峯而
倒影玲瓏魚龍出沒當風日清美過客憑欄俯仰之
際移情島嶼殆不亞縷揚朱雀諸名勝竊思天下難
鉅之事一爲之可倖邀其成再爲之或難必其效何

斯橋之造至於再至於三而其成功易易良以董事
者慷慨有爲忠慤無僞故眾樂爲之助也夫一念之
誠可以動天地格鬼神則此橋之成無論龍之有無
不卜而知其可久矣是知橋所以名御龍者固緣潭
而名抑亦取於虞夏商御龍氏之義謂龍之靈可御
以誠耳爰爲誌其顛末揭諸道左以爲好善者風

報本堂碑序

州牧 葉炯

凡事之無關於世道無補於風俗無裨於人心無濟
於民物者有司所必懲懼其誣且惑也而事之有關
於世道有補於風俗有裨於人心有濟於民物者有
司所必勸長其善與良也蜀之崇慶唐宋以來多賢

臣治績所以釀成美俗人敦孝弟里尚義仁其鄉黨
自好之士雜見於書者代不乏人流及至今猶有古
風焉崇之北有刹名惜字宮乃閬州善人所卜築四
方義士所創修亦猶渝之有體心綿之有立善華陽
廣漢之有慈惠堂也雖經兵燹仍然無恙謂非仙佛
之憑依神明之呵護烏能與於斯丁卯春余回任斯
土歲豐人和百廢俱興迄於戊辰饒生克勤胡生安
惠等於宮之東園建立報本堂兩旁供俸眾善士父
母木主無非以寄春露秋霜之感水源木本之思而
已始以條規請示繼以碑文屬余記之余曰嗟乎人
生誰無父母顧可不知本哉彼夫木之千枝萬葉欣

欣向榮者以木之有本也水之千流萬派滔滔不窮
者以水之有本也人之鳳毛濟美麟趾呈祥後嗣蒸
蒸日盛者以人之有本也本在而不思所以報之烏
得爲人然報之之法非僅使吾父吾母僂見愾聞已
也要必使父也超昇母也霞舉而後乃爲報本之切
而後乃爲報本之真吾因之重有慨矣今世黃冠羽
服之流託一廟以孤修借一菴而駐足問猶知有生
我之愛者乎曰無有也挂袋攜籃之輩假叢林以募
化藉衣鉢以結緣問猶知有鞠我之親者乎曰無有
也誦詩讀書之士恃文章以動眾尚曲學以沽名問
猶知有親親長長之道者乎曰無有也嗟乎不父其

父而父其師不子其子而子其徒甚至天倫滅絕人紀無存室多詬誶之聲家有涼薄之歎以至本實先撥本根不固也豈不悲哉吾願生等以和親雍睦之心永守報本崇德之典更願生等以屬毛離裏之愛兼廣推利人濟物之恩尤願生等以凡當時忠孝及於同氣連枝之人異域殊鄉之眾則凡當時忠孝節廉咸知進德并使鰥寡孤獨無不銜恩雖為惜字之宮實為種福之場其功善之大豈有量哉况夫本立道生既可為人心民物之法則本端行遠更可為世道風俗之維持根深實遂膏沃光華源遠流長汪洋灑瀚彼青羊白馬墨沼雲池或則徒供遊覽或則歷久傾頽其視斯堂為何如耶是有冀於州之賢而

有志者至於宮殿之崔巍園亭之壯麗樹木之暢茂花卉之繁鮮前人言之詳矣茲不復贅

楊時齋宮保七秩壽序

李惺代作

客有問於余曰宮保大司馬楊公以今歲十二月七秩懸弧

天子特賜宸翰並頒上珍所以寵賚而褒嘉之者至醜極厚一時搢紳先生溯方叔之壯猷撫吉甫之作頌莫不雍容揄揚炳焉與三代同風先生蜀人也能無言乎余曰固將言焉而未得其所以言也客曰公在

高宗時台灣不靖從軍入閩已而苗民逆命鬼方負固七

崇慶州志 卷一
旬之格三年之克公皆與焉然特其小小者耳嘉慶
初年楚氛四溢延及秦蜀又閱十餘年而有衛滑之
變至道光六年復有西陲之警此三役者極爲艱鉅
靡者當之而折勇者負之亦蹶鞭箠所指罔不肅清
則公之功也余曰凌烟繪其像太常旌其伐絕漠聳
其威婦豎知其名偉哉厥功無俟余言也客曰蜀人
近以武功受上賞躋顯秩者未易更僕數然勳業未
有若公之盛

恩遇亦未有若公之隆者

本朝幅員恢闊分省十七省或巡撫一人總督一人武
臣罕膺斯職而公以固原提督特授陝甘總督不可
謂非異數也昔者岳威信公總督川陝其子濬巡撫
山東今公總督陝甘海梁中丞亦巡撫河南大燾高
牙一門節鉞公與岳公比烈矣余曰紱冕之華恆人
豔之賢者澹焉公學道謙讓功且不居於勢位何有
此未足爲公言也客曰公久歷戎行大小百餘戰率
身先士卒而矢石莫能傷今行年七十矣精神矍鑠
視昔有加焉昔人言夫尊於朝妻榮於室然偕老則
不可必也夫人綸翟七采軒車九命今亦視聽不衰
所謂純嘏者非耶客又曰富貴公所自有壽亦公所
自爲也師不以律則兵之所害劇於賊公約束堅明
無干令者且天地之運不殺不生而盡殺又造物所

忌公之受降也脅從罔治廉其可用者錄之而人亦樂爲之用至其脫斯人於鋒鏑之餘而登之衽席之上所全活者更不啻萬萬計也公之壽也宜哉余乃作而言曰謂公宜壽信然謂公以此致壽則未然也自昔隆平之代不無反側之萌要必有人焉應運而生爲之奔走攘剔其人既已躬贊太平而耆艾之福亦如響斯應豈其所自爲哉君臣一德天人一氣天福其君卽不能不福其臣也受福不那桑扈之詩也天子所以燕諸侯也宜其遐福鴛鴦之詩也諸侯所以答天子也我

皇上知公最深眷公最篤任公最專

皇上萬壽無疆則公之眉壽無有害也審矣而子第二云爾固未探乎其原而規乎其大也客曰鄙人固陋爲識所封獲聞高論乃發吾蒙客退次其語而筆之鄉人士之在京師者不謬余言因以貽公卽爲公壽未識公以爲何如也

楊時齋宮保七秩壽序

塾汪李惺代作

據三旌之位披一品之衣彈八琅九氣之璫算二首六身之字此人情所樂亦天福所豐也然而功不勒於國器名不播於人謠則雖常春之藤百匳聲風之木千琲但祈黃耇何補蒼生固知以羅侯築城不若以唐公名壘也從甘谷疏泉不若於神邱建碣也春

崇慶州志 卷一 五
秋高矣勳業爛焉乃於我宮保公見之公以歲之冬
季年屆古稀犀帶六七事頒來

御府之珍

龍輪十四言出自

聖人之筆所以褒耆德酬茂庸也昨在乙酉之歲變生戊
己之屯則有回部首渠冒衫遺種百年納貢一旦跳
梁事聞

上命揚威將軍率師討之以公副焉公渡兵縣絙之岸飲
馬撈玉之河鼓洪爐以燎毛捧泰山而壓卵有八遇
八克之易無九攻九距之勞周吳之隨明徹月獲十
二城王韶之蹙瞎征夜焚八千帳乃冒頓未誅昆夷

遽駢獸以困而難鬪禽以驚而急飛其竄之遠也阻
諸葛以不毛其藏之深也聞一韓而喪膽令公奉

詔入覲鋒車遄歸彼酋旣偵而知之我師因誘而縛之然
則賊欲避公公已辦賊矣公早雋武科卽精戎事當
高廟握樞之日逮

仁宗御極之年封鯨鯢於閩海埽猥獠於隴山剪遺孽於
南苗廓重氛於北土鐵星一擊湯雪旋消其後之奏
效者神皆前之積威者漸蓋忠愛之心深沉之略發
之而爲勇積之而爲威勇有可見威則難名髯之所
以絕倫軼羣者其在斯乎閩以內寡人制之閩以外
將軍制之此推轂之英規也公建牙關中海梁中丞

亦擁旄河內不知者以為家術之祥其知者以為朝廷之福然而功高志下

恩重身輕公方躬躬然如有所畏吶吶然若不能言祭遵之韋袴如常魏絳之歌鐘不設而且以人事君偏裨皆可褒鄂正己率屬僚吏亦慕龔黃信乎萬家之生佛一代之名臣焉且夫美方叔者不聞令妻之譽詠申伯者未陳偕老之詞使數有所絀則嘏不皆純公

歷

三朝之久兼五等之崇夫人封膺石窳其尊貴也如公贊

稟金精其康強也如公福輿共載



以慈雲壽

竿同銜瀉



